

天狼系列之

五

合
劍

中



远方出版社



东52A-5

44.568

SHJ

12

公孙千羽作品集之

三合剑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戈 弋

封面设计:刘 念

天狼系列之
三 合 剑

公孙千羽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省新乡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4 字数:420千字

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册

ISBN7-80595-466-6/I·193

定价:28.8

《三合剑》内容提要

名震江湖的“盘龙大侠”为避仇离家迁居王台上下，过着恬静的田园生活。因其厌恶江湖仇杀，仅让其子赵玄龙精练棋、琴、书、画，没有传授他武功。但仇家“龙虎头陀”千里寻仇，风波乍起……

文弱书生赵玄龙因家毁亲离，亡命江湖，求习绝世武功，幸得丐帮帮主“摄魂叟”及高僧“清净上人”等武林侠义之助，拜武林百年隐侠“三白老人”为师，得师姐白男男芳心，习得“降龙伏虎拳”和“玖离神功”。师姐弟伏剑走江湖，伏魔卫道，荡除武林邪恶，手刃亲仇“龙虎头陀”伏法。

十 五

玄龙，白男，随在金刚掌侯四身后，走进厢房，书斋。

三白老人业已行功毕事，此刻正安坐在一把宽背厚垫的太师椅里，就着灯光，阅读一本唐人玉溪子的樊南集，面容蔼然端详。

三白老人见三人走进，抬头微微一笑。

对金刚掌侯四瞥了一眼，笑问道：“侯四，你有话要说么？”

侯四欠起上半身，恭声答道：“只是川中新近发生的一些趣事琐闻罢了。”

三白老人点点头，道：“好，且让老朽先和龙儿谈谈一首古诗的掌故再说吧。”

这时，白男在一旁禁不住嘟起菱形薄嘴，朝他爷怨道：“什么古诗今诗，大掌小掌的，爷就认准男儿在这方面不一定不如小，小——龙弟？只找他谈而不跟男儿谈？”

三白老人呢呢笑道：“好好，你行。”

笑罢，又道：“修养与武功之修习相近，其功候全凭

日积月累，决非燥进可成。爷对尔等三人，向是一体看待。不过，你三人各有专长，只是根据实情事罢了。比方说，外面江湖上发生了什么事，爷爷有爷爷的看法，龙儿和你年纪相若，十数年来，你有一半时日从爷爷习武，不似龙儿心无旁贷，长日习文，涉猎宏博而已。别说是你就是侯四叔，只要能对爷的问题，有令人满意的表现，爷何不尝不是一样欢喜？”

白男不耐地催到：“爷，您说吧，您想问的是什么？”
三白老人微微一笑道：“何谓锦瑟？”

白男满嘴不屑地答道：“古今乐志云，瑟之无器，其玄五十，一玄一柱，暗合大衍之数。这有何难？”

三白老人微微一笑，点头道：“不错！”

白男见他爷点头赞她，状颇自得地朝玄龙瞥了一眼。

这时三白老人又转脸问道：“关于锦瑟，龙儿尚有何说法？”

玄龙见问，连忙从椅中起立，垂手答：“白师哥所说一点不差！惟锦瑟之一种，瑟身绘纹种锦者方称锦瑟！现恩师所问锦瑟不知是乐器中之锦瑟？抑或人名中之锦瑟？如系后者，则唐时贵人令楚家之青衣小婢也！”

三白老人听毕，朝白男笑着望了一眼。

白男也狠狠地朝玄龙瞪了一眼，似尺，似佩，似恨，似怨！

三白老人又朝白男问道：“乐器中锦瑟，有何特征？”

白男很快地答道：“瑟含四声，适，怨，清，和是也。哼！谁不知道？”

三白老人笑着又道：“你尚能举出一首以锦瑟四音的名诗，并说明诗中何句系四声么？”

白男皱眉寻思了好半晌，然后秀眉倏展，笑吟道：“锦瑟无端五十玄，一玄一柱思华年。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。

“沧海月明珠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

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……”

白男吟罢，朝他爷爷得意地笑道：“对吗，爷爷？”

三白老人笑着点点头，道：“说下去吧！”

白男朝玄龙扮了一个鬼脸，然后朗声道：“庄生晓梦迷蝴蝶，适也，望帝春托杜鹃，清也，沧海月明珠有泪，怨也，蓝田日暖玉生烟，和也，爷爷，对吧？”

三白老人将头连点，手抚长须，笑赞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

白男又朝玄龙瞥了一眼，玄龙只做未见，白男气得雪牙暗咬，心想：“不让你小吊眼儿丢人，谅你不会知道你家白师哥的利害。”明眸转了几转，已得一计。于是启口朝他爷爷质问道：“爷爷这回怎不向龙师弟询问‘尚有何说？’”

三白老人哈哈笑道：“好气量，你以为李商隐的这首名诗的好处已为你一人说尽了么？好，龙儿，你就依你的见解对此诗其他部分的含意说一说吧！”

玄龙从椅子上站起身来。

三白老人挥挥手道：“坐着也是一样。”

玄龙依命重新坐上，开始说道：“白师哥所言，一点……”

白男仿着玄龙的腔调抢着说道：“白师哥所言，一点不差！”跟着朝玄龙翻白眼道：“我说我的，你说你的，各人说各人的，谁稀罕你这顶遮眉盖脸的帽子？”

玄龙笑了一笑，依然说道：“白师哥所言，一点不差！李商隐能在一首诗中，暗含锦瑟之四声，且能曲尽其意，如描似绘，淋漓尽致，无怪乎历代以来，知音者均以赞此诗瑰迈奇古，为此类写声寄情诗中不可多得之作。”

白男又忿道：“惟——”

玄龙复又笑了一笑，挺身端坐，目光平视，继续说道：“惟此诗为锦瑟四声，只其一说也！”白男忍不住出声“啊”了一下。

侯四莞尔，三白老人微微一笑。

玄龙接着道：“商隐此诗，明为含锦瑟之四声，实则是尚有他托之意也！伊人寄岁月于瑟弦之数，首句‘无端’不是影射‘年华’消逝一若数弦之倏忽也。”

“次如，‘庄生晓梦’、‘望帝春心’、‘月明珠泪’、‘蓝田玉烟’等句，非特含有此四音，亦人生悲欢离合之情也。

“流光如瑟音之消失，岁月荏苒，韶华不再，回首往事，已属不堪，何待此情此景，介诸他日以供‘追忆’哉？”

玄龙说罢，起身向三白老人鞠了一躬，谦谢道：“龙儿放肆胡说，尚望恩师指点谬误之处。”

玄龙说罢，室中一时鸦雀无声。

三白老人瞑目而坐，仿佛落入一团沉思之中。

侯四怔怔的望着窗外寒星闪烁的夜空。

白男缩颈咬着衣领一角眨着眼皮，似乎在想什么，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想。

很久很久之后，三白老人将眼睛睁开，朝室中三人环视一遍，朝金刚掌侯四说道：“此子之才，如能用于武功，三五年后，当年的‘三白先生’不能专美于前矣！”

侯四答道：“也得像白老这等明师训海，才能相得益彰培养成一代奇才哩！”

白男大声道：“武林中，在百年之内，前有‘三白先生’，后有‘吊眼先生’，实在是可喜可贺！”

三白老人低哼一声，朝他爱孙作警语道：“男儿，记住爷爷的话，凡事不可为虚表所愚，本质的美丑好坏，才是最要紧的哩。世上之事，出人意表者，比比皆是，

你能断定师弟今后不会有令人吃惊的成就和变化吗？”

白男扮着鬼脸道：“那当然，他现在已是差一点就合上‘潜龙格’的要求，谁敢保他将来不会变成真正的‘潜龙格’呢？男儿说对了吗？爷爷？”

三白老人严肃地道：“希望你能记住你自己的话。”

白男抿嘴噗哧一笑，转向玄龙道：“白师哥今天送你一个外号，以后你行道江湖时就自称‘潜龙子’吧？”

三白老人忽然低声念道：“龙，潜龙，潜龙之子，潜龙子，唔，不错。”

玄龙机智之至，他见三白老人低声赞美，而且语意双关，知道这虽是白男无心的笑闹之举，既经三白老人欣赏，就无异师赐名号，心中一动，立即起坐，向白男恭然一揖道：“谨谢白师哥美意，玄龙他日必记起。”

三白老人抬头朝金刚掌侯四望着，二人相互会心一笑。

日后武林奇侠潜龙子的名号当初便是这样得来。

且说白男，一派天真娇憨，并未将他爷的前言后语听入心底，加以连贯揣摩，假如白男稍为细心一点，以他那种冰雪玲珑的心智，可能当时就会发觉他爷爷的话意有异，而在背后逼着侯四将真像吐露出来。

要是如此，玄龙可能因此无法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，而现出本来的英姿。那时候，原本就倾心于玄龙才华、品德、机智、骨气的白男，恐怕立即会有强烈的转

变，并发出山洪似的情感，将双方卷入爱的深渊。如此一业，神迷于情，心智不专，对二人日后的成就，均为不利。

三白老人之所以在知悉了玄龙的身世之后，仍令玄龙维持现有面目的用意也在此。

而三白老人此刻又用话语点醒爱孙，只不过要白男在大义上有所警惕，不应将玄龙调笑过甚，为将来二人各以本来面目相见是留一退步而已。

其实，三白老人这一层用心是多余的，以玄龙的素养而言，在三白老人的殊恩之下，白男就是对他再无理些，他也不会记恨于心的。

严格说来，白男这次粗心，实在是玄龙和白男幸运，否则的话，玄龙可能只能成为三白老人的一位贤孙婿，而没有将来的一番壮烈事业了。

当下，白男将玄龙调笑一阵之后，又朝侯四催促道：“侯四叔，轮到你说川中发生的趣闻啦。”

侯四笑了一笑，先朝三白老人问道：“关外神驼，人称天下第一偷的马威，这个人物，白老想必也有耳闻吧？”

三白老人点头道：“老朽曾数次为了调制‘九转流青丸’往关外配药，关外神驼这个人，仅是略闻其名，本人却未曾见过。假如他的师傅就是当年威震关外的独臂老人的话，独臂老人在世时，倒是和老朽有过几次交

往,不知此人是否即为独臂老人之后?”

侯四道:“正是此人。”

三白老人道:“即为独臂老人之后,想来是个正派人物了。”

侯四道:“白老所见,一点不错。此人虽以善偷闻名,却非一般江湖人物可比。不但武功高绝,为关外第一人,就中土武林而言,也甚少人能望其项背。此人武功固高,爱惜羽毛尤甚,这次发生在川南的事件,便是明例。”

玄龙心跳不已,他多希望能得到一点摄魂叟,神驼,双小,清静上人,甚至于仅悉其名的独孤子他们的消息啊!神驼入关的原因,他是晓得的,现在听侯四说起,倍感亲切。

关心自己所熟悉的事,关心自己所熟悉的人,正是人之天性,玄龙何能例外!

神驼对他,多少也算有点恩惠,想起神驼那种粗犷中令人有亲切之感的音容笑貌,不禁为之神往。

这时,听得侯四继续说道:“白天有人自川南而来,事件发生的始末据说是这样的——”

前次,群雄会于江西九宫山,向老衲逼讨“一元经”时,关外神驼马威也已去至现场,只是没有露面而已。后来他见老衲禅师宣布此经既已成武林中众矢之的,应广为宏扬,侯天下武林同道全体知悉后,三年后的十

月廿五日，公决于湘南九疑山，群雄并无异词，知道大局已定，来日方长，便悄然引身而退。

神驼离开九疑山后，又赶到川东巩山独秀峰，在三清观中，碰到丐门人摄魂叟古一之师徒，便和观主独孤子等人盘桓了几天。这段期间内，五台山普渡寺，过去以“千面罗汉”闻名武林，嗣后落发改号清净上人的柯云中，也来过一次，上人到达后，问摄魂叟道：“事情尚无眉目，路闻传言，三年后九疑山将举行武林大会，到时候希望大家能够见到面！”说完便即匆匆离去。

金刚掌侯四说至此处，先朝三白老人望了一眼，三白老人微微一点头，又朝玄龙望了一眼，玄龙也点了一下头。

白男见状，甚为不解，皱眉向侯四问道：“千面罗汉这个人我听说过，他和丐帮掌门人交代的‘事情尚无眉目’，是指一件什么事呀？”

侯四支吾地道：“大概与一元经有关吧？”

白男不耐地道：“正文还没有说，先就来了这么枝枝节节的一大堆。”

侯四陪笑道：“正文开始了，众人订了后会之期，各自散去，关外神驼因为川南有人以‘天下第一偷’五个字留名做案，显系居心与他这个天牌的‘天下第一偷’为难，想将事件的真像弄清楚，便径自溯江而上，往川南赶去。”

“川南的范围很广，神驼到哪儿去找那个冒牌的‘天下第一偷’呢？他的第一个想法是：先在大地方碰碰看。

“于是，他在江津登上了岸。

“在江津神驼一连明查暗访了三天，毫无所得。就在第三天夜里，江津西南的白沙镇却出了案子。一家姓李的大户人家失窃了十二颗价值连成的夜明珠，失窃现场赫然留下‘天下第一偷’五个炭笔大字。

“神驼闻讯震怒异常，连夜赶至白沙镇。

“在白沙，又访了两天，音讯杳然。

“神驼正在无计可施之际，邻近白沙镇的石门场又出案子，一个名宦之后失窃了一幅宋时书画家，米南宫米芾亲笔题画的长生殿，不消问得，当然又是那个冒牌的‘天下第一偷’杰作了。

“等到神驼赶到石门场，石门场又平静下来了。

“石门场刚刚太平下来，北边的油溪又生出了麻烦，神驼赶到油溪，永川又有了案子……。

“神驼冷静下来一想，觉得事情有点蹊跷，对方看样子似乎已经知道他从关外赶到，不但不把他放在眼里，简直在有意逗着他东奔西赶的了。

“神驼细细盘算，当今武林中，干他这一行而具有如此身手的，实在不上三二个。就这三二个同行中，他很清楚，谁也强不过他姓马的，更没有谁敢平白地找上

神驼的麻烦。最后他认定，这个冒牌的‘天下第一偷’如果不是他的仇家，便是一个刚出道，自恃艺业过人，想藉此跟他斗法一举成名的后生小子。

“神驼恨恨地想：臭小子，只要给我驼子逮住，嘿，总有你小子的乐子。

“在全盘思考过一遍之后，神驼得了一计。

“他现在油溪，永川已经出过案子，再赶去也是白费。下一个遭殃的地方，他知道，不是太平铺，便是来风驿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兜头拦截。

“当夜，他悄悄向来风驿赶去。在对方认为他将往永川赶去的时候，赶到来风驿，天才三更。

“他是以最快脚程赶到的，他知道，即使来风驿是对方这次的目标，今夜也不会发生什么事，对方可能刚自永川动身，也可能已去太平铺。在这段空隙里，他正好将来风驿的几处可能被选为下手的对象先查探清楚。

“来风驿是个民不满二百户的小镇，神驼以他那种特有的经验，四下转了两圈，先后不到顿饭光景，便已找到一家有着三进四合厢房的大户人家。他知道，除非那个冒牌的‘天下第一偷’不来此间便罢，要来，这户人家一定是首先下手之处。

“他抱了破斧沉舟的决心，索兴连客栈也不住，拼着熬上两夜寒风裂肤之苦，便在那户人家屋脊上掩蔽

之处潜伏下来。

“神驼这一着棋还真没有走错。

“第二天，风平浪静。

“第三天，太平铺出了事。

“第四天，浪静风平。

“于第五天，三更左右，已连续挨了四夜刺骨寒风的关外神驼，突然听得一阵轻微的衣袂带风之声，精神陡然一振，刹那间，四日夜的辛劳为之消失。

“伏身抬眼循声搜去，一条瘦小的黑影，正以上乘的轻功像飞燕掠水般，从他面前二丈之处，向第三进内院，轻烟似地，一晃而入。

“神驼暗赞道：‘好俊的身手，他要是自称天下第二，偷技倒是当之无愧！’

“因为对方形迹已露，神驼反倒从容起来。他并不担心对方会逃出手，颇想先在暗中欣赏一下对方下手的手法，以及门派家数。

“关外神驼能赢得天下第一偷的美称，身手自是别具一格。当下，微一欠身，已自伏身之处立起，脚尖一点瓦面，那个又粗又大的身躯居然像一团柳絮般飘然腾空，觑定黑影消失之处，向第三进后院纵去。

“时值夜半，后院左侧厢房中居然仍有灯光露出。厢房屋檐下，淡淡地倒垂着一条人影，神驼知道，那便是数月来扰得川南一带鸡犬不宁的冒牌的‘天下第一

偷’，不管他武功高低，在不知黄雀在后的疏于防范下，决不难手到擒来。

“可是，神驼天生一付与众不同的脾气，在没有见到正主之前，满腔怒火，恨不得将对方抓住之后碎尸万段，方足泄恨。但一朝碰上，好奇心又起，认为事情已经解决了一大半，不必忙在一时，看他如何闹鬼，也是一乐。

“当下，绕身走至厢房后窗下，轻轻拨开一道狭缝，眯起半边眼睛，望将进去。

“他这样做，不但屋中的一切，一目了然，那个冒牌货将如何下手，也逃不出眼中。

“只见屋中，布置整洁，四壁挂满字画，两个中年文士正在离画桌三四尺之处，隔着一个高脚火盆，相对而坐。

“两个文士，均在四十左右，一个略瘦，火盆上暖着一个锡壶，酒香四溢，二人手上，各执酒杯一只，原来是两个笔墨知己，正作冬日拥炉，饮酒以作长夜之谈。

“这种善良的画香之家，在神驼来说，正是他‘三不偷’的第一戒。

“他皱眉想到：‘在这个酸气薰天的书房里，前面檐上那个臭小子想偷什么呢？’

后事如何？下回分解。